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
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
思慕

宣傳叢刊之一

作

美帝軍事上狂想的破滅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七之料資習學事時際國

滅破的想狂事軍帝美

作 慕 思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一年一五九一

目次

(一) 速戰速決迷夢的粉碎·····	(三)
(二) 『唯武器論』的破產·····	(四)
(三) 地面部隊的『賭本』太不夠·····	(八)
(四) 士無鬥志的美軍·····	(一)
(五) 戰術上的低能·····	(三)
(六) 不斷吃包圍側擊的虧·····	(六)
(七) 對近距離戰鬥與夜襲的恐懼·····	(三)

美帝軍事狂想的破滅

——試論朝鮮戰爭給美帝的軍事教訓——

由六月廿五日美帝發動侵略戰爭到現在，已經滿六個月，朝鮮人民軍雖然還沒有把侵略軍完全趕下海裏去，但在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的大力協助之下，已經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因而若干的結論已可以得出來。在這半年中間，戰爭雖然走了迂迴曲折的道路（朝鮮人民軍最初反攻勝利，全線推進，把敵軍壓縮到東南海岸一個角落，戰局膠着一個時期。敵軍在仁川大舉登陸以後，朝鮮人民軍機動撤退，到了我人民志願部隊出動後，在新的基礎上轉入反攻，又把侵略軍打得一敗塗地），但它仍然有規律可以尋出來。現在，筆者想就已知約若干材料（主要是美英通訊社的資料），說明朝鮮戰爭的慘敗給了美帝國主義那一些軍事教訓，在這一個戰爭中，它的軍事思想怎樣被證明是破產的。

可是，在談到本題之前，我得預先聲明，這是『試論』性質，初步考察的性質，而算不得一個專題的研究。其次，這是企圖從軍事的觀點（雖然不是純軍事的）來說明美帝在朝鮮戰爭的失

敗，但同時並不因此就認為美帝的慘敗純然或主要由於某些軍事上的弱點或錯誤。我們毋寧認為美侵略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與戰爭的性質、交戰兩方的政制以及世界兩大對立陣營的力量對比有關。即使那些說明美帝失敗的軍事因素，也是從這些政治因素派生出來的。

一 速戰速決迷夢的粉碎

經過六個月的朝鮮戰爭，我們最容易看到的，就是美帝戰版的速戰速決的閃擊戰略的破產。像德日帝國主義侵略者一樣，美帝戰版的軍事冒險的希望是寄託在閃擊戰的幻想上頭。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美帝幻想它可以假手它武裝和訓練起來的十萬李匪軍來實現它『閃擊』北朝鮮的技術。這個幻想迅速破滅之後，美帝又以爲空軍的優勢，加上美軍的影子就儘可以把朝鮮人民軍嚇壞。據美聯社記者波義爾的報道，一個年青的美國軍官也曾這樣說，『我們以前聽說朝鮮共軍一看見美國人到前線來和他們敵對，就會馬上退却。我們最初上前線去和他們打仗時，就抱着這樣的想法，我們以爲他們一看見我們的制服就會回頭跑的。』（美聯社八月廿一日朝鮮美軍司令部電）。這種想法不僅是幻想，而且太狂妄了。美軍制服證明比偽軍制服更糟之後，美國侵略者又期待甚麼『超級武器』、第一騎兵師、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等等造成速勝的奇蹟。然而一切都證明不靈，美國軍事當局只得把期限開長一點了，說甚麼在朝鮮用上六個師團，六個月就可以打勝

仗。可是，到了仁川登陸之後，美帝速戰速決的老毛病又發作了。美國國防部的將軍們以及所有的反動報紙一齊爲麥魔捧場，預斷『戰爭會很快結束』，麥魔本人也興奮地策劃着來個『色當』戰役，『希望在三八線以南捉住共產黨軍隊，就地消滅』。但是，這種狂想首先給朝鮮人民軍十五天的漢城英勇保衛戰所打擊，後來，美軍由漢城到平壤也爬行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麥賊妄冀以傘兵降落平壤以北地區，來切斷朝鮮人民軍的退路，一下子把人民軍的主力消滅的好夢也被粉碎了。（在那時，麥魔曾以非常自信的口吻說：『戰爭絕對已近結束階段』）戰爭長期化的形勢已確定了，但麥賊的迷夢還沒有醒。他命令所部侵略軍火速向鴨綠江邊前進，開出『感恩節結束戰爭』的短期支票。這張支票因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出現而被撕個粉碎了，但麥賊僅隔兩個星期又再開一張『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期票。連戰連快的戰略要求促使美侵略者作孤注一擲的冒險。『接近麥克阿瑟的政界人士認爲麥不願再等待在成功湖取得政治解決那種他認爲成疑問的可能性了。同時也不願爲了一個在軍事上說是一個小規模的戰爭而把美國七個師無限期地放在這個半島上。換句話說，人們認爲麥想要用這種或那種方法迅速得出一個定局——不是促成朝鮮戰爭的結束，就是迫使中共表明願干涉朝鮮（應讀作中國人民志願支援朝鮮）到什麼程度』（路透社記者范倫汀十一月二十四日漢城電）。這些話說明了麥克阿瑟『不度德、不量力』，發動這次『總攻勢』大冒險的原因。

二 『唯武器論』的破產

現在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進行閃擊戰的迷夢給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打個稀爛了。美侵略軍統帥部所要求的已經不是速戰速決，而倒是挨日子，爭取喘息時間。

爲甚麼美帝速戰速決的戰略思想這樣徹底地破滅呢？這因爲美帝這種思想也像德、日帝國主義一樣，是建築在自大狂的『唯武器論』上頭。這即是說，美帝國主義者認爲決定戰爭的勝負的是武器、裝備、火力等技術因素，而不是戰爭的政治內容或人的因素；它誇大物的作用，而抹煞人的作用。它認爲憑着有現代機械化裝備而火力強大的軍備，仗着超級武器和海空軍的優勢，特別是空軍的轟炸，就可以摧毀以至嚇倒裝備佔劣勢的敵人，而迅速造成決定性的勝利。例如戰販艾奇遜就說過：『我以爲，憑藉現代武器和發明的助力，我們可以作羅馬帝國時代一百年間所作的那樣。』這取決於我們武器的優越。』這種狂妄的觀點，在六個月的朝鮮戰爭中支配了美侵略軍統帥部的全部思想和行動。由於這種狂想在作祟，它不把人民的力量放在眼裏，起先低估朝鮮人民軍的戰鬥力，其後又低估我志願部隊的戰鬥力。在這樣的狂想曲催眠之下，『美國大兵最初很輕視北朝鮮軍，說他們是開玩笑的軍隊，是一群肩荷武器的野蠻人，只要一接火，就會棄甲曳兵而走。』兩個步兵連第一次和朝鮮共軍接觸時發生砲戰，朝鮮軍的反擊使他們驚訝起來，不相信

這事實。他們也預料敵軍數量上佔優勢，但他們沒有料到敵軍是訓練有素而且較美軍擁有更多的坦克、防坦克砲和自動武器的軍隊」（見上揭美聯社記者波義爾電）。對於我人民志願軍的估價雖然稍高一點，但美侵略者初時也以爲只是「不會引起甚麼大問題的裝備不良的第二線軍隊」（國際社）。受了朝鮮人民軍重創之後，美國侵略軍不能不認定他們所譏稱爲「古克」的朝鮮人是第一流的戰士，但他們仍以爲只要有足夠的優良武器，還是可以很快地打敗朝鮮人民軍的。例如上揭的美聯社電說：「美軍雖然獲得空軍的支持，仍然需要大量陸軍武器。他們是來自機械的文明國家呀。他們很生氣，爲甚麼他們的國家不給予他們足夠數量而優越的武器去壓倒這些「古克山巴老」。『唯武器論者的愚蠢的狂想，由這幾句話生動地描繪了出來。

因此，在六個月的朝鮮戰爭中，敵方的戰報和戰訊都是不斷地在吹噓它的殺人武器的優越，一樣不靈又吹第二樣：甚麼「三·五穿甲火箭放射器」呀，甚麼美國「潘興型」、「巴頓型」、英國「百夫長型」重坦克呀，甚麼「巴納姆彈」（汽油凝結燒夷彈）、「掠地發傷彈」呀，甚麼「M-8、M-1空噴氣式飛機呀，甚麼米蘇里主力艦十六吋口徑大砲呀，都被誇耀得天花亂墜。在雲山戰役被打敗了之後，美第八軍軍長不能不承認我志願軍是「裝備很好的上等軍隊」。但過了一兩個星期，看見朝、中部隊「抵抗微弱」甚至「在若干地區『撤退』」，善忘的美國侵略者便又發唯武器論的狂嘯。據法新社華盛頓十一月二十一日電稱：「軍界人士把朝鮮戰爭形勢的有利發展歸功於飛機和坦克的優勢以及聯合國部隊的强大火力。此間並強調指出，化學武器在火藥噴射器與空軍炸

彈上發揮效能。聯合國部隊在軍備上的優勢被認為是中國軍隊迅速喪失鬥志的原因。『由於仁川登陸的成功及以後的『進展』是得力於三百多條軍艦和五百多架飛機的協同作戰，美國侵略者者便以為仗着海空的優勢便可以戰必勝、攻必克。在麥克阿瑟發動西線短命的『總攻勢』的時候，替他吹牛皮的『東京觀察家』就說：『麥克阿瑟顯然極相信以其十萬雄師加上空中和海上力量，必可迅速地造成摧毀性的勝利。』甚至麥賊自己所發的『總攻』公報也這樣自吹自擂。該公報說：

『聯合國對在北朝作戰的新的赤色軍的龐大壓縮與包抄行動，現正接近它決定性的努力。這個鉗形攻勢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我們各種的空軍，在過去三星期中進行了典型的配合與有效率的堅持攻擊，成功地限制了敵軍戰線從北面來的支援，因此，從北面來的增援大大減少了，必需的供應物資受到了顯著的限制。這個鉗形攻勢的東段，在海軍的顯著成效的支援，已在一個輝煌的戰術運動中穩步向前進展，而且現在已達到一種控制性的包抄形勢，把敵人地理上的潛力所能達到的北方地區割成兩段。這個鉗形攻勢的西段，今晨在總攻中向前推進，以期完成這個壓縮並合攏這個虎頭鉗。如果這個攻勢獲得勝利，實際上就可結束戰爭。』

是的，在唯武器論者看來，三面環海狹長形的朝鮮半島正是海軍發揮「威力」的理想地區，事實上，包括米蘇里號主力艦、雷伊泰號航空母艦的美國全部艦隊三分之一已用到朝鮮的戰場來。至於空軍呢，美國駐遠東全部空軍加上英國的空軍，數目不下三千架，是比蘇聯空軍多百分之二十。

於空軍呢，美國駐遠東全部空軍加上英屬的空軍，數五千架，美國空軍司令部的飛機投擲了四萬五千噸，自從六月二十六日以來到那一天，遠東空軍司令部的飛機投擲了四萬五千噸。彈，放射了三千二百多萬發的子彈和九萬五千七百五十九枚火箭。以炸彈來說，這數字是等於二二噸廣島式的原子彈的破壞力了。在最近，美空軍還使用重到兩噸的巨型炸彈。但是，結果怎樣呢？美國優勢空軍除了屠殺了數以萬計的朝鮮和平人民包括婦孺，以及夷平了若干朝鮮城市 and 造成了朝鮮人民軍一些交通上的困難之外，海軍除了助成了美軍若干次的登陸和轟壞了一些沿海城市之外，並沒有使朝鮮人民軍和我志願軍的戰鬥力輾化，也沒有給侵略者帶來「摧毀性的勝利」。

是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不僅效顰希特勒而且還修談甚麼『超閃擊戰』的，因為它們還以為它所擁有的原子彈，或噴吹的氫氣彈可以嚇唬人。然而，這種『超閃擊戰』或『掀紐戰』的神話，也在侵朝戰爭中被戳穿了。當美陸軍參謀長柯林斯於美軍『總攻勢』慘敗後飛朝鮮前線『視察』

亭」時，他在漢城答覆記者說：他『看不出在朝鮮使用原子彈有什麼戰術價值。』這話誠然是有點替杜魯門聲明考慮使用原子彈的愚蠢的恐嚇解嘲，但也說明基於原子彈詭詐的『超閃擊戰』的破產。

三 地面部隊的『賭本』太不夠

由於美帝國主義者的軍事思想重武器而不重人，並且固執地不願把地面作戰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而要別的國家替它當砲灰，自己的武裝力量參戰最好限于戰略空軍與海軍的活動，美國戰爭機構中的地面部隊特別是步兵，便很不發展，使它的軍事思想留下一個大漏洞。在這方面，美帝比起陸軍相當強大的德、日帝國主義來便遜一籌了。六個月的朝鮮戰爭使美帝痛感到地面部隊的缺乏。即在仁川登陸以前，麥克阿瑟已經向英、法等幫兇國家吆喝：『送地面部隊來！』無奈這些僕從國家都是自顧不暇，傾其所有，也不過是英軍兩個步兵旅和一個突擊隊，澳洲一個團，土耳其一個步兵旅，菲律賓一個步兵戰鬥隊，泰國一個步兵營。合計也不過一萬八千人。美帝爲着實現『速戰速決』的迷夢，只得把他所有可以作戰的地面部隊的四分之三，七個師一個空運團都拿到朝鮮去，作孤注的一擲。在日本已經沒有美國正規陸軍了，美國國內也只留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和空運第八十二師來『鎮守大本營』了。

美帝這樣子傾巢出動，連雜牌軍和偽軍一起算起來，有三四十萬的人馬，但比起它要完成的戰略目標來還是大小不相稱的。在麥魔未發動『總攻勢』以前，它這點兵力已經需要散佈在朝鮮二十萬方公里的廣闊土地上，有七八萬人受着朝鮮人民游擊隊的牽制。照傳統的一般的戰略原則，發動一個攻勢，進攻方面的地面部隊總是要比防禦的方面多一倍半以上才成。然而，在麥克阿瑟發動它的『總攻勢』的時候，他連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究竟有多少，還不了了，僅仗着它所能拼湊的二十萬的戰鬥部隊，竟狂言要用鉗形攻勢，消滅朝中戰士的抵抗，結束戰爭。到了『總攻勢』被粉碎之後，麥賊才把失敗的原因說成由於『他們的地面部隊人數遠遠超過我們。』同時，他也不能不承認朝中部隊『在各方面講都算是現代化的地面部隊，足以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地面部隊相比。』可是，在麥克阿瑟知道這一點時，已經太晚了。

而且，對於美帝國來說，麥克阿瑟用七個師來『總攻』實在是奢侈得近於浪費，照軍事學的一般原則，任何一個戰役，第一線使用的兵力與後備兵力必然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然後才能『再接再厲』，勝後能擴張戰果，敗後也能反攻。例如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俄之戰，在莫斯科外圍波羅金村一役中，俄名將庫拉梭夫始終掌握着哥薩克騎兵，不投入戰爭。又如在蘇聯衛國戰爭斯大林格勒戰役時，斯城縱然危急，斯大林大元帥還是不肯把留作大反攻用的莫斯科後備兵增調到斯城去。而現在，麥賊的七個師地面部隊在投到『總攻勢』的第一線被打垮後，便無以為繼。於是美議員皮爾得只得哀叫：『聯合國軍隊必須迅速撤出朝鮮，否則死路一條』，因為『這裏已經

沒有後備兵力可資調遣了，我們只有一師經過訓練的人留在美國，日本也沒有後備兵力了。『美國一個軍部人員也說：『如果麥克阿瑟需要更多的有生力量，可以迅速投入朝鮮戰爭中的只有台灣的國民黨軍。現在，除了在華盛頓州和威斯堡受訓的約八千人的一個加拿大旅以外，地平線上再沒有聯合國的生力軍了。』甚至大戰販馬歇爾也供認：『在朝鮮事件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缺乏一個有訓練的人力後備的危險。在朝鮮事件中，美國即發覺它自己沒有這樣一種後備。』馬歇爾又說：『你不能按一按電鈕就可以把軍事上的戰術問題解決。你必須有人，而且必須是受過訓練的人。』馬歇爾認為這是『一個必須從此永遠糾正的錯誤』。

這即是說，朝鮮戰爭的失敗教訓了美帝戰販，使他們懂得了一點地面部隊和後備兵力的重要性，有訓練的人的重要性，懂得一點『唯武器論』和空軍制勝論的不可靠了。

不過，這個教訓對於美帝顯然還是不夠的。例如，在『總攻勢』變為『總潰退』之後，國防部官員依然『預料麥克阿瑟的軍隊很快就會站住腳，儘管中共（應讀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數目上大大超過他們。』因為『他們相信，麥克阿瑟部隊的壓倒性的海空優勢，以及他的地面部隊每一人的優勢火力，將抵銷共產黨較多的人力』（合衆社華盛頓十一月二十九日電）。而且，儘管馬歇爾要『糾正』這個『錯誤』，但恐怕這依然是永遠不能糾正的錯誤。這不僅因為共和黨老戰販胡佛在這時候仍然反對杜魯門迅速擴充全部軍力至三百五十萬人的主張，堅主張張海空軍，把在地面作戰的担子交給西歐，而認為美國本身『很少需要一支龐大的陸軍』（美聯社十二月二

十日紐約電），而且更因為美國與造船和飛機工業及一切新武器製造業有關的大資本家需要『唯武器論』或『空軍制勝論』的幻想永遠存在，好繼續發財，同時也因為畏懼羣衆，不爲人民所支持的美國統治者缺乏建立強大的陸軍的必需條件——軍隊有鉅大的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後方廣大人民羣衆的耐性。

四 士無鬥志的美軍

還有一層，馬歇爾受了朝鮮戰爭教訓之後，縱然懂得一些『人』的因素的重要，但是，他所謂『有訓練的人』也不過是給現代武器裝備了的機械的『人』，而還不是活的人，更不是列寧所說『在戰場上流血的羣衆的精神狀態』。而活的人的鬥志高昂與否，却主要視乎戰爭性質對於人民的利害如何，是人民的戰爭還是反人民的戰爭而定。美帝進行的是反人民的侵略戰爭，不管它用多麼卑劣無恥的手段（如金錢、色情的引誘等）來刺激士氣，美國士兵也無法有昂揚和持久不懈的鬥志。

在半年的朝鮮戰爭中，美帝侵略者是認識了它的士氣低沉與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士氣昂揚、勇敢堅決不能相比的事實。在朝鮮戰爭的初期，美國侵略者已經承認它的僱傭兵是患着『吃驚病』，不知爲何而戰，並不能不佩服朝鮮人民軍的勇敢善戰。在那時候，朝鮮人

民軍仗着犧牲忘我的愛國精神和卓越的戰術，以少勝多，以血肉之軀打敗武器優越的美軍的許多事實，（例如曾經有一個朝鮮人民軍高喊着報仇用刺刀殺死十七個敵人，一艘只坐七個人的朝鮮魚雷艇擊沉了美國用兩億美元造的一條大巡洋艦，關於朝鮮人民軍用機關槍射落美機，用引火瓶炸壞美坦克的例子更是不可勝數），已經充分證明戰爭不是武器和美元打的，而是人打的，證明爲祖國而戰的人民軍和美國僱傭兵是有天淵之別的。在我志願部隊參加作戰以後，許多時候，美僞軍是望風潰逃，敗降時露出種種的醜態。對於美國士兵要緊的是逃命、回家，而不是替華爾街賣命。這使得美國記者不能不洩氣地承認：『沒有一個美國司令官能够忽視氣候、驚慌和沮喪對於他的軍隊的影響，這些青年人被牽涉在一個他們不十分瞭解、而且不需要的戰爭裏。』在另一方面，在我方和敵方的戰地通訊裏都可以看到，我人民志願部隊的戰鬥員鎮定而靈巧地以機關槍擊低飛的敵機，冒着猛烈炮火，跳上敵方坦克，揭開坦克鐵蓋往炮塔裏投手榴彈的一類英勇故事。至於我志願軍士兵一個人活捉敵軍數十人，一個步兵連全殲美軍一個連的戰績也不是少見。英記者也曾引述美軍官的話，這樣記述我志願軍在這次大反攻中英勇善戰的情況說：『我們那條戰線上的中國軍隊前進時簡直像美國尼阿加拉大瀑布一樣，他們指揮得很好，表現了非常好的戰術和堅定的信心』（路透社記者清川江前線十一月廿九日電）。被俘虜的美軍官兵談起我們志願軍戰士鬥志的旺盛猶有餘悸。他們表示『你們的士兵打起仗來勇猛得像獅子。』他們起初懷疑我們的戰士爲甚麼會『那樣不怕死』，到了被俘後，美軍才明白我們的戰士『都是爲正義的目的而作戰的，所

以是無敵的軍隊。而我們作戰只是因為上方命令我們作戰，我們放槍只是因為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見新華社北京十二月廿一日電）。

不過，這樣冷酷的真理，美帝戰販是不懂得，也不願懂得的。因而，縱然杜魯門能够於明年把兵力擴充到三百五十萬，飛機製造五倍於現在，戰車製造四倍於現在，如果他不停止侵略，他的僱傭兵也只會像蔣匪軍一樣，繼續成為模範的『義務輸送隊』。

五 戰術上的低能

在六個月的朝鮮戰爭中，美侵略軍在戰術方面也證明是低能兒，照着『教科書』行事，食古不化。倚仗着鋼鐵多、軍火多、高度機械化、火力強的美侵略軍作戰的方法是够呆板的。照着美國戰術的『教科書』，侵略美軍在攻擊時一般上總是先用轟炸機把對方的陣地、交通線和密集的部隊狂炸一頓，加以『輾化』，繼之以大炮的亂轟，然後裝甲部隊向前推進，摩托化的步兵尾隨其後。換一句話說，在美國侵略軍統帥部看來，作戰不過單純是機械裝備、超級武器火力、運輸工具的問題。然而，這種基於唯武器論的戰術在朝鮮戰場却大吃苦頭。不錯，在戰事初爆發的時候，因為美侵略者低估朝鮮人民軍的力量，在重武器和裝甲部隊方面，不比人民軍爲優，但在美軍增援以後，朝鮮人民軍的裝甲部隊、重武器和火力就比不上美侵略軍。但是，一方面由於美侵

略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知爲何而戰、貪生怕死；他方面由於朝人民軍的勇敢善戰，美侵略軍這些武器和技術上優點便沒有甚麼效果。在與朝鮮人民軍接觸未久，美方即不能不承認，朝鮮人民軍的『優點在於他們所受的訓練既是爲了現代化的正規戰，又是爲了游擊戰術，他們以最純粹的運動戰方式使用坦克，按照蘇聯集中轟擊的方式使用炮兵，爲步兵開路』；『敵軍具有對正面施用壓力和同時迂迴包圍作戰的能力』；『北朝鮮軍正運用滲透戰術，其巧妙爲前所未見』。換句話說：『朝鮮人民軍統帥部在每一次戰鬥或戰役中進行有決定性的包圍運動時，實地運用把敵人釘牢的古典的戰術。它把嶄新的現代裝備的使用，與山地輕裝部隊的廣泛使用和敵方側翼游擊隊協同作戰巧妙地結合起來。這樣，朝鮮人民軍統帥部顯出，它對於一般的戰爭規律，革命戰爭規律以及在爲朝鮮民族統一和獨立鬥爭的特殊情況下作戰的規律研究有素和能够運用得宜』（引自英國勞動月刊一九五〇年九月號：『朝鮮軍事的教訓』）。由於兩方的戰略戰術優劣懸殊的緣故，朝鮮人民軍能够在最適當的地點和時間發揮他們的坦克和武器的威力到最高度，而在美侵略軍方面則是：『在龐大的技術裝備後面，站着的是渺小、胆怯的人。』（引自十月三十日東北日報，潘非：『美國軍事上的致命傷』）

不僅如此，由於美侵略軍的低能和士氣的低落的緣故，機械化裝備和重武器在敗退時便造成了障礙和損害。例如七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東京特派員曾經這樣承認：『守軍（美侵略軍）幾乎每一次退却時，總發現他們的退路上被放置了障礙物，這些障礙物通常不須經過多大的困難就